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诗四首

(一)
继往开来立上游
覃滋高风雨兼程九五秋，
红船星火耀神州。
尧天善政铭青史，
动地欢声展壮猷。
两制实行圆故国，
三山推倒固金瓯。
中枢明镜张纲纪，
继往开来立上游。(二)
五洲四海际歌雄
韦世容中华大地太阳红，
国盛民殷庆大同。
共舞镰锤擎伟帜，
产承马列建丰功。
党恩瀚世千秋誉，
九昊长天万载荣。
十美金瓯真理奠，
五洲四海际歌雄。(三)
敢教华夏换新颜
覃滋高大海航行靠舵手，
劈波斩浪劲帆悬。
粮果硕丰三楚地，
松杉郁茂九州园。
倡廉反腐匡时政，
耀武扬威展戍坚。
宗旨铭心彰国泰，
敢教华夏换新颜。(四)
大地回春万景菲
韦世容宗旨红旗映日辉，
笙歌嘹亮喜频吹。
拍蝇打虎群情奋，
立党为民众望归。
燕舞莺歌华夏美，
风调雨顺稻梁肥。
彩虹最是狂飙后，
大地回春万景菲。

我们是落在地上的雪花

□覃寿娟

十三岁时，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过着寄宿的生活。这对于母亲病逝，父亲远离，寄居于亲戚家的我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大哥十九岁，在外读大学。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

从小，大哥就很宠我，我和大哥的感情最好。对于生活的种种变故，大哥很痛心，他对我说：“小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你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要想。你是我唯一的小妹，记住，我们都爱你。有什么事，给我写信。”

十三岁，应当是快乐无忧的年华，我却感到那么孤独无助，像一只失群的大雁，找不到飞的方向。好在，每个周末，我都会给大哥写信。大哥的回信也总会如期飞来，那些字力透纸背，有安慰，有鼓励，温暖着我的心，帮我渡过了最脆弱的时期。

初中毕业，我读了师范。那时的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国家还发放生活费，毕业后还能分配工作，捧上“铁饭碗”。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大哥既高兴又伤感，他对我说：“小妹，你学习好，如果不是因为家穷，你完全可以选择读高中，再上大学。不过，这样也好，哥哥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还是有机会上大学的。”

那年，大哥刚大学毕业，工作的单位和我读书的师范学校在一个城市。只不过，一个在北，一个南。尽管刚工作，工资少得可怜，养活自己都已不易，但大哥还是承担了我读书生活的全部费用。

每个月领到工资，大哥都会踩着那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骑行一个多小时，跑到我的学校来看我，给我生活的费用。短暂的相聚后，哥再骑行一个多小时，回到工作的单位。暑假，大哥到我的学校时，衣衫早就湿透；寒冬，脸被冷风吹得通红。但大哥从来没有叫过苦，永远给我一张温暖的笑脸。

有时，我也会迷失方向。每当这种时候，大哥总是鼓励我说：只有努力，才不负青春。听了大哥的话，我不敢浪费我的青春，更怕大哥失望，三年后，我拿到学校的三好学生证书。

毕业后，我分配到僻远的乡下工作。乡下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哥只能反复叮嘱我说：“小妹，困难总是暂时的，你好好工作，好好照顾自己。”彼时，大哥结婚了，调到了首府，但对我的关心，依然没变。

有一段时间，情感的受挫，我极度消沉。大哥知道后，给我写了厚厚的一封信，说他没有照顾好我，才会使我如此难过。那封信，我相信大哥是流着眼泪写的。直到如今读起，仍让我感动不已。

长兄如父，也所幸长兄如父。当父不是父，当家不成家，是大哥，一直像一把伞，为我遮风挡雨。

想起电影《我的兄弟姐妹》中的父亲说过的话：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小水滴，落在地上，结成了冰，抱成团，便成了晶莹的雪花，再也无法分开。

我和大哥就是落在地上的雪花，一生一世不分离。

小小说

如 果

□杨海标(侗族)

当过乡镇长和党委书记，然后到县直一个单位当了一把手。一路走来，有酸甜有苦辣，与我同期工作的同事，有的早已是在县领导的岗位上了，虽然自己没有刻意去沽名钓誉，但如果有机会降临，那也不能拒绝，这毕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大会会场悬挂着国徽国旗，灯光明静，显得庄严肃穆。五选四，这近乎残酷的淘汰让我忐忑不安，虽然我不抱任何当选的幻想，我知道在我前面已有四名老资格的候选人了，但心还是怀一点意外的期待。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时，我竟以得票排第四位当选副县长！我的血“唰”地一下子冲到了头顶，心旋即砰砰地似乎要跳了出来，我把手用力压在胸口上，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连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会场里一阵阵如潮水般的掌声向我袭来，我不得一次次站起来鞠躬致谢。

我很快就搬到县政府大楼的办公室办公。办公室里每天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常常有一溜人在排队

等待。开会、接待、审批各种报告，整天像一台发电的水轮机在不停地运转。特别是下班时候，总有几拨人等候在门口，争着拉我去就餐。为了照顾情绪，我常常一晚上要“吃”遍几个地方，最后踉踉跄跄被人送回家。

开会有摄像，下乡有记者跟随，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本县的电视上，连老家的一些亲戚也经常打电话来说他们脸上有光彩，要我好好干。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

春节到了，家里更为热闹，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登上门来拜年，烟酒糖堆了满满一个房间，封包则由我老婆先收下，等人退后我再一一清理把它放进保险柜里。

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门轻轻敲了一下，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留着胡须的胖男人，他在我对面坐下，自我介绍说是搞建筑的赵胖子。赵胖子？县城里一个很有名气的建筑老板，但我们以前都互不认识。我叫秘书倒一杯水给他，随后，他动作老练地靠近我，有几分神秘地在我耳边说：县城的污水处理工程希望能得到照顾。等他摇头晃脑地走后，我突然发现他坐过的椅子上留下一个密码箱，我打开一看，天啊，里面全是一捆捆崭新的钞票！

我等到天黑了才提着密码箱回到家。妻子看着这一箱满满的钱，脸笑成了一朵花。

突然，一阵警车鸣叫声撕破了夜的宁静，声音由远而近，感觉车子在自己楼下停了下来。在刺眼闪烁的警灯中，我看见有几名警察向我冲来……

我大叫一声，老婆在我脸上拍了一板，我醒了。

我惊魂未定，满头汗水。谢天谢地，这仅仅是一个梦。

位于群山中的这座县城，像一叶扁舟，在连绵起伏的山峰间飘摇、荡漾……

县里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的重头戏就是选举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因而受到万众瞩目。

县委王副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旁边还坐着组织部陈部长。王副书记看了看我，严肃中带着几分和蔼：“这次换届选举新的县政府领导班子，需要差额，经组织考察，拟推荐提名你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参加选举，请你遵守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王副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好像记得有些似是而非，不过我确实受宠若惊，幸福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竟不知对王副书记说的话是点头还是摇头，糊里糊涂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在基层当过一般工作人员，

今年是我80大寿，开始拄拐杖行走。在南湖边上，大榕树下，有一帮不服老的闲人，每当“天南地北笑东西”后，常常谈及“拐杖”话题，觉得有点诗意，突如一日灵感来，吟成此诗——

拐杖是一条棍子，
拐杖是一杆钢枪；
拐杖是一只擎天的手臂，
拐杖是一具远航的船桨！

不同身份的人，
拄着不同的拐杖；
不同名称的棍子，
有着不同的分量——

当年孙中山当选大总统，
他挽着宋庆龄的手，
拄着一根手杖——
“天下为公”一声雷，
搅得神州亮堂堂！

蒋介石窃居委员长，
他挽着宋美龄的手，
挥着一根棍棒——
狂呼“三民”过闹市，
中华大地暗无光！

秋收暴动呼声急，
毛泽东拄杖上井冈。
一声“枪杆子里出政权”，
农民“分田分地真忙”！

长征路上西风烈，
毛泽东拄着拐杖，
走进遵义大会堂——
指点江山战魔鬼，
拨正了革命的航向……

拐杖，拐杖，
神仙拄的叫铁拐，^①
和尚用的叫禅杖；
鬼佬称它“死迪棍”，^②



□苏长仙(壮族)

金猴奋的是千钧棒！

拐杖，拐杖，
拐杖是一种信心，
拐杖是一股力量；
老人撑它寻悠闲，

战士拄它找希望。

杜甫当年不称意，
“明日看云还杖乡”；^③
东坡回归心意冷，
“杖藜徐步转斜阳”……

别说八十人太老，
九九登山迎朝阳。
拄杖大明拜祖龙，
壮族老家好风光。

再去百色谒邓公，
红旗飘飘过大江；
他日又上金鸡山，
抚炮警醒望南疆！^④

有闻杖杖南湖边，
党栽大树好乘凉。
天南地北笑东西，
把酒问月亦风光……

注：

①指李铁拐。
②粤语拐杖译音。
③杖乡，杖藜，均是拐杖别称，引用杜甫、东坡原句。
④友谊关前金鸡山上，有古炮镇南。